

可爱的南京丛书

第二辑

丛书主编 陈安吉



南京的书香

徐雁 谭华军 著

南京出版社

可爱的南京丛书
第二辑
丛书主编 陈安吉

南京的书香

徐雁 谭华军 著

南京出版社

可爱的南京丛书
南京的书香
徐 雁 谭华军 著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北京东路 41 号, 邮编 210008)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照排
南京东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70 千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80614-324-6
K·21 定价: 7.50 元
(本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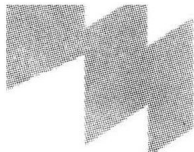


丛书第二辑总序

陈安吉

《可爱的南京》丛书第一辑出版时，我在丛书的总序中曾说：“从全面反映南京的可爱之处的意义上说，这几本书是远远不够的，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可以说，这个愿望一直在我心里涌动着。丛书第一辑问世以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厚爱，又被评为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奖作品，这更增添了我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促使我和我的同事尽快把《可爱的南京》丛书第二辑编好，奉献给广大读者。

经过认真的考虑、筹划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历时一载有余，第二辑的五种书终于完稿了。这一辑选取了这样几个题材：《名人与南京》介绍了一批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卓有成就的历史人物，集中叙写了他们在南京的工作、生活经历，反映他们对南京的贡献和南京对其人生道路的影响；《南京地名趣话》通过介绍南京一些地名中所浓缩的历史人物事迹和掌故，揭示出古城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南京的民间传说》以一个个生动活泼、富于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传说为载体，展现了南京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状态，凸现了劳动人民善良、正直、乐观、睿智的思想品格；《南京的书香》通过寻



访南京书香绵延中的史迹名胜和趣闻轶事,弘扬了古城的文化传统和大都会的人文魅力;《南京的交通》通过描述南京城市交通的发展演变,折射出南京文明进步的历史。从这样几个视角对于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观照,相信一定能给广大读者带来新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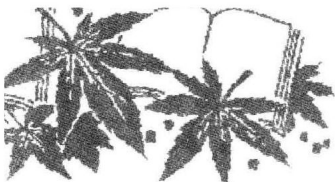
第二辑在风格上与第一辑保持着大体的一致。突出南京的地方特色,揭示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总的宗旨。在体例上,以历史演进为经,以富有典型性和个性化的事例为纬,绘成展示南京多侧面形象的全息画卷;在语言上,依然在通俗易懂、清新优美上下功夫,力求老少咸宜,情趣盎然;在装帧、版式的设计上,则以生动活泼、美观大方为努力的目标,让读者在轻松、闲适的审美愉悦中获取真知,让“了解南京,热爱南京”成为每位读者发自内心的澎湃激情。

编完这第二辑,我由衷地感到:反映南京可爱之处的好题材还有许许多多。有人慨叹“说不尽的南京”,诚哉斯言!我仍然希望在众多情系南京的人们支持下,这套丛书能够继续编下去,使广大读者对可爱的南京了解得更多、更全面,更加热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尽管这套丛书经过了多方面认真、细致的工作,但由于时间、精力、资料及其他条件的限制,还难免存在着疏漏和讹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于南京公教一村寓所



金陵书香盈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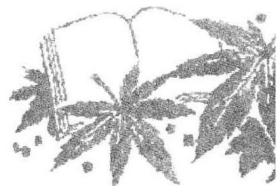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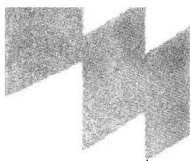
吴新雷

南京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外在景观是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能够吸引游人流连忘返;而深层的内涵则表现为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学术气氛,书香盈邑,令人赞赏不已。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南京就有众多著名的读书人和藏书家,书坊林立,刻书业发达。有名噪全国的三山街书肆和芥子园书铺,有澹园藏书和随园书仓,有《千顷堂书目》和《棟亭书目》,还有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其影响遍及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化学术界,从而为南京这座江南的大都会增添了无与伦比的人文魅力。

我向来喜欢实地考察金陵古邑的文人史迹,暇时走街串巷,随时访问,曾跑过昭文斋、状元境、芥子园、津逮楼、万竹园以及棟亭藏书处等遗址,但想进一步查找有关资料,却并无专书可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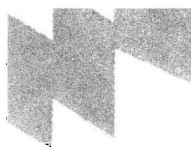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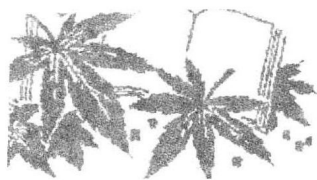
今年六月,在 '96 南京“状元杯”个人藏书大赛的颁奖会上,恰遇我校徐雁同志,闻其夫妇有新稿一种,名为《南京的书香》,浏览后大获收益。这本书共 58 题,对南京地区古代、近代和现代的藏书家以及当代著名图书馆的藏书历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填补了南京地区“藏书无专史”的空白,并总结了历代南京文人学者的读书和著书事迹,以及编辑出版和书刊发行方面的史实,为南京地区文献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素材。



作者能写出这样一部洋溢着“书香”的好书,是有其来历的。因为著作者之一徐雁就是一位善于读书、爱好藏书的青年学者。他在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五年后调来南京,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笔名“秋禾”,多年来从事中国藏书史、江南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和书评书话的写作,已出版《秋禾书话》、《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等八部著述。其中由他总策划并担任主编之一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荣获了“第八届中国图书奖”等六个奖项,足见他的专业成绩是颇为突出的。另一位作者谭华军则是他志同道合的大学同窗,主编有《中华读书课程》(海燕出版社出版)等,今在我校信息管理系执教。

《南京的书香》这部书,是他们到南京工作以后情系金陵书史而精心结撰的新著。其中如《王安石晚读昭文斋》、《黄虞稷的千顷斋》、《李渔的芥子园书铺》、《丁雄飞与古欢社》、《甘氏三代的津逮楼》、《三四十年代南京的书文化刊物》、《李小缘的藏书活动》等诸多篇章,都是言之有据的考证力作,是有其新的文献发掘和学术创见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几件关于南京书史的掌故,不妨藉助此序,以博读者一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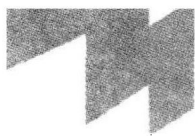
首先是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首次“出国”,竟是南京书商作出的贡献。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刊印了120回本的《红楼梦》全书(今称“程甲本”),次年又重印(今称“程乙本”)。想不到在乾隆五十八年秋冬之际,南京的王开泰商船就运送了九部《红楼梦》出口日本。这件事是日本著名的红学家伊藤漱平教授(我曾陪同他考察过南京的曹家史迹)的新发现。他查到日本长崎商人村上家的进口帐册《差出帐》,上面明白无误地记录着“宽政癸丑五年”(即清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寅二番南京船”的船主王开泰,由浙江乍浦港出海,于



十二月九日抵达长崎港。上岸的货物中有 13 箱图书,计 67 种、435 部、667 套。其中第 61 种细目上赫然写着:“《红楼梦》,九部十八套。”这是迄今为止,《红楼梦》传到海外的最早记载。

其次,我小时候在江阴家乡所看见的村塾里老塾师的蒙学教本和“四书”“五经”之类,大多是南京刊印的。据老塾师讲,那都是百年前他祖上传下来的金陵书坊的本子。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千家诗》,因为到老塾师家串门时最爱看这本书,所以还记得书名是《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木刻线装,扉页后面刻印的牌记是:“金陵聚宝门内状元境,状元境口状元阁,自梓印订书籍发兑。”可见南京的“书香”,竟传播到穷乡僻壤之地。或者说,我本人就是在金陵书香的熏陶下走上读书之路的。我在 1951 年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曾专程跑到夫子庙状元境,寻访那状元阁的遗址。

此外,关于金陵邓氏群碧楼藏书,本书之中已有《邓邦述和群碧楼》这一专篇予以考述。早先,我曾访问过邓廷桢的藏书处万竹园,其地位于南京城内西南隅,今为南京第一棉纺织厂所在地,当时尚存假山和园池。至于邓氏藏书今在何处,我也调查清楚了。1993 年 10 月中旬,我应台湾“中央大学”之邀,去参加两岸红学交流会,会后访问台北“中央研究院”,得知当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购的邓邦述(孝先)的藏书,现已转归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为此,我到台北市中山南路“中央图书馆”查阅,获悉《群碧楼善本书录》中的宋、元、明三代珍本,今在该馆善本部。同时,我还在馆内了解到一件趣事,见于《沈燕谋日记》。据该书披露,当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答应以五万银元购买群碧楼藏书,以免被日本书商抢先。但参与院务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却反对说:“研究院应兴之事甚多,应革之事亦甚多。即如邓孝先之书,研究院购之何用?乃费去五万元!若以此金研究地质,岂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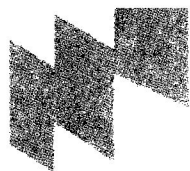


益于国计民生者乎!”参与其事的叶揆初闻言,笑语反驳道:“如君所言,则京中琉璃厂的书铺统统关门,从此无处肯印中国书者矣!”丁文江默然不语,其后也就没有再阻止此事,而群碧楼藏书终于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件事实在发人深思:蔡元培是搞人文科学的,懂得继承传统文化典籍的重要;丁文江是搞自然科学的,强调要直接为“国计民生”服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求任何事情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则未免太急。至于他的“购书无用”论,则简直是“重理轻文”的思想在作怪了。

如果按照丁文江的观点来立论,则这部《南京的书香》也是“百无一用”的了。实际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我们绝对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片面地搞“实用主义”。我们应把目光放远大些,要毫不犹豫地提倡爱书、买书、藏书、读书、用书的风气,进而弘扬书籍文化,以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要知道,这同样是对国计民生的贡献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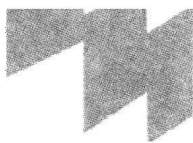
南京是名著全国、声闻世界的文化名城,历来为书香盈邑、书声盈耳之地。徐雁、谭华军同志的这部专著,着力宣弘南京先贤优良的书文化传统,对于继承发扬南京这一文化都会的人文特色大有裨益,对于今人和后人都很有借鉴和鼓励的效用。所以,我很乐意为此写下这篇序言。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丛书第二辑总序	陈安吉(1)
金陵书香盈邑(序)	吴新雷(1)
“周处读书台”的传闻	(1)
六朝时期的南京藏书史	(4)
“江郎才尽”梦笔驿	(7)
昭明太子的“东湖读书台”	(9)
南唐时期的南京藏书史	(12)
韩熙载读书台	(16)
宋代的南京藏书史	(19)
王安石晚读昭文斋	(23)
明代南京藏书事业的发展背景	(26)
《永乐大典》编成于南京	(32)
明中叶的金陵藏书四大家	(35)
《本草纲目》始刻于南京	(38)
焦竑的澹园藏书	(42)
明代南京其他藏书家	(46)
金陵三山书肆街和夫子庙书摊区	(51)
清代南京藏书事业的流变	(54)
黄虞稷的千顷斋	(59)
李渔的芥子园书铺	(66)



周氏父子的赖古堂·····	(69)
丁雄飞与古欢社·····	(72)
曹寅的楝亭藏书·····	(76)
《儒林外史》著于“秦淮水亭”·····	(79)
袁枚的随园书仓·····	(81)
钱大昕在南京定稿《廿二史考异》·····	(86)
孙星衍藏书于五松园孙氏祠堂·····	(88)
金鳌和他的《金陵待徵录》·····	(92)
甘氏三代的津逮楼·····	(95)
魏源在南京编撰《海国图志》·····	(100)
汪士铎和砖丘室·····	(103)
朱绪曾的开有益斋·····	(106)
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	(109)
陈作霖和金陵地方文献的編集·····	(113)
清末开明藏书家孙文川·····	(116)
清代南京其他藏书家·····	(120)
历代南京文人读书史迹录·····	(124)
邓邦述和群碧楼·····	(127)
王澐和冬饮斋·····	(131)
仇垞和鞠燕斋·····	(135)
吴梅和百嘉室·····	(137)
卢前和饮虹簃·····	(140)
朱希祖和邨亭·····	(144)
汪辟疆和小奢摩馆·····	(147)
近现代南京藏书家事迹录·····	(150)
公奴和《金陵卖书记》·····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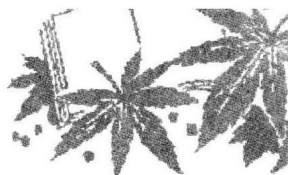
花牌楼书店街·····	(158)
纪庸和《白门买书记》·····	(160)
三四十年代南京的书文化刊物·····	(164)
李小缘的藏书活动·····	(168)
叶灵凤的读书生活·····	(172)
杨家骆创办中国辞典馆·····	(176)
八千卷楼与江南图书馆·····	(179)
南京图书馆·····	(183)
金陵图书馆·····	(189)
南京大学图书馆·····	(192)
南京的图书出版机构·····	(195)
南京市中心主要淘书处所掠影·····	(200)
九十年代以来南京的书香传媒·····	(205)
南京首届读书节·····	(208)
 古砚田已芜,旧书香有续(跋) ·····	 (211)

“周处读书台”的传闻

在我国文化史上,读书台是著名的人文胜迹之一。所谓“台”,原本是指古代一种既高又平的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一般都作四方形,供人眺望或游览。后来文人墨客往往依傍人工建筑的台,或者天然的高墩耸石,作为读书修身之地,从此景以人传,就被附丽为某人某氏的“读书台”。

由于年代久远,南京地区早期的读书台,如原来位于溧水的“伯喈读书台”(东汉藏书家、学者蔡邕的读书遗迹)、位于城区内的“二陆读书台”(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的读书遗迹)等大都湮(音:yān)没无闻了,但相传是晋时大将周处的“子隐堂”(又被传为“周处读书台”)却遗留了下来,今人还可以前往凭吊一番,以发思古之幽情。

在南京城东南角的江宁路老虎头 44 号,有一座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老屋。在它的旁边,有一处耸立着的石台,就是历来盛传的“周处读书台”。实际上,它原是周处(字子隐,240—297,今江苏宜兴人)担任吴国东观



左丞时的堂宅，名唤“子隐堂”。至明代时，可能因为金陵文人顾起元(1565—1628)在《客座赘语》一书中误称此地为“周孝侯读书台”(周处在 57 岁时战死后，被迫封为“孝侯”)的缘故，南京人就一直沿用了这个称呼。有心人只要寻访到它的附近，是不难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找到这一处名胜的。

周处在我国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是因为他痛改前非而后又立业成名，成为历史上一个难得的迷途知返的榜样。周处改过自新的故事，最早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后来被收入新中国统一编写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成为中学生必读的课文之一。历史上的“子隐堂”被误传为“周孝侯读书台”，问题也就出在这儿：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害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音：jiāo，传说中一种能兴风作浪、生发洪水的龙)，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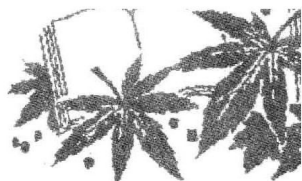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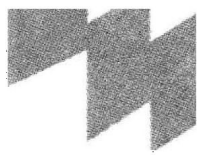
可是，自从“子隐堂”被明人误称为“周孝侯读书台”以后，人们还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从此就以讹传讹地为人们所追念，



清代以来的文人为之题咏不绝。清代文学家吴敬梓(1701—1754)客寓南京秦淮水亭时,就曾同友人登临此台,并留下了“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家本罾(音:yōn,是一种捕鱼用的网)画溪,折节此读书”之句。著名文人袁枚(1716—1798)所咏虽然不称“周处读书台”,而题为《周孝侯斩蛟台》,但是在诗句中,他还是接受了前人的错误说法,有“两患虽除一患存,掷刀从此读书矣”的感怀。而江宁人陈道南在《周子隐读书台歌》中,则有“两患虽除一患存,折节读书求隐友”的说法。

1995年,此地老屋墙壁上的一块清代名人碑刻被发现。原来是清代光绪年间,有关方面曾将该处遗址整修一新。南京学者陈作霖在其《可园备忘录》卷三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石观音庵后周孝侯读书台新加修葺,颇得超旷之趣,予往登之。”现今重见天日的这方石碑,是由清代河东河道总督任道镕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撰书的,碑文记述了该台屡废屡兴的经过,还以讹传讹地留下了周处随同“二陆”在此读书成才,并撰著了《风土记》、《吴书》等书的记载。

凡此种种均表明,将子隐堂误为“周孝侯读书台”确是由来已久了。但由此也足以见出,南京人对于善于改过的先辈是寄予诚挚的敬意的,同时它也反映出南京地区独特的人文心理背景。



六朝时期的南京藏书史

南京地区的藏书历史可以溯源到两汉的郡学。东吴建都建业(南京古称之一)时期的太学,则是当时吴都这一政治、文化和艺术中心的最高学府。然而,当时学校藏书的情况,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如今已经没法考证了。

大概到了公元 318 年,东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古称之一)定都以后,建康继续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中心。时任著作郎的李充(字弘度,今湖北安陆人)曾经依据西晋文学家、目录学家荀勖(音:xù,字公曾,今河南许昌人)的《晋中经簿》14 卷对勘,发现西晋时皇家在洛阳所收藏的 20,935 卷图书,到了这时仅遗留下 3014 卷。李充便以此为依据,编制了《晋元帝四部书目》。此后,东晋朝廷又陆续收藏到了一些图书。

公元 4 世纪末,晋安帝时的太尉桓玄(369—404)发布命令,要求“以黄纸代替竹简”。从此,写书、读书和藏书的人再也不受繁复的简册之累,而有轻便的纸本书来传抄、阅读和收藏了,这就开创了我国文献史的新



纪元。

谢弘微(392—433,今河南太康人)是出现在南京地区藏书史上的第一位有案可稽的私人藏书家。谢弘微是南朝宋时人。据说,他虽然出身贫贱,但却继承了数千卷藏书,后来曾经担任过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务,成为当时著名的“五臣”之一。

到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时任秘书监的谢灵运(385—433,今河南太康人)编撰《四部目录》时,皇家藏书已经达到了64,582卷。元徽元年(473年),秘书丞王俭(字仲宝,452—489,今山东临沂人)广泛利用皇家和私人藏书编撰《四部书目》时,得书15,704卷。南朝齐高帝时,建康城中造纸业十分发达。朝廷专门设立了“银纸官署”,监理制造包括“银光纸”在内的青、红、绿和缥等多色多彩的纸品。永明年间(483—493),秘书丞王亮同秘书监谢朓(音:fěi)合作编撰《四部书目》时,得书18,010卷,随后因为兵火延烧到秘阁而藏书毁灭。

梁初,秘书监任昉(音:fǎng,字彦升,460—508,今山东寿光人)除了自己喜爱藏书,并收藏到万余卷外,还亲自为皇家藏书进行规划。他在文德殿内陈列普通本图书达23,106卷,并于华林园内集中收藏佛教经典。梁武帝萧衍(464—549)喜欢藏书,影响所及,以致“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天监六年(507年),殷钧编撰了《四部目录》。目录学家阮孝绪(字士宗,479—536,今河南尉氏人)在普通年间(520—527)广泛著录宋、齐以来书香门第中的藏本,得四万余卷。

在梁代,出现了三位著名的藏书家。第一位是文学家沈约(字休文,441—513,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史载他笃志好学,博通群籍,作诗则注重声律,是“永明体”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藏书在梁代名声很大,以致皇家藏书都相形逊色。据说,后来 he 把自己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了另一位年轻的藏书家王筠。王筠(字